

【父爱如山】

长长的鱼竿，微驼的背影

刘媛

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父亲，可算得上半个“猎人”。他年少当兵，在部队练就了一手好枪法，可谓百步穿杨，无论是野鸭还是野兔，都能弹无虚发，一击毙命。每次去山上打猎，都能满载而归，所以即使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也能让全家人不必为食物发愁。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爬山，在途中遇到了一只饥饿了数天的大黑熊，他的朋友吓得惊慌失措，差点被大熊咬伤，多亏了父亲机智勇敢，才能口脱险。这段特别的经历成为父亲最津津乐道的话题，直到现在，他的网名还叫做“捕熊者”。

然而，从去年冬天开始，父亲从“猎人”转行成了“渔民”。我大学毕业后，全家搬到了龙口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。由于我家的小区临近海边，父亲就开发了他新的兴趣钓鱼。起初没有掌握海钓技巧的他，总是乘兴而去，却常常一无所获，但并没有影响他

学习的热情。每天，他都向那些钓鱼高手请教，从鱼钩的系法，到鱼饵的种类，再到下竿的手法。他一次次仔细观察，一次次亲身实践，不怕海风的湿冷，也不怕锋利的鱼钩划破手指。钓鱼是个辛苦的差事，俗话说“早钓鱼，晚钓虾，中午钓个癞蛤蟆”。掌握潮汐的规律，早起晚睡，才能钓到大鱼。多少个夜晚，我都已经躺进温暖的被窝，父亲仍在灯下一丝不苟地整理鱼竿渔具；多少个清晨，我还在甜美的睡梦中，他却早已出发，甚至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上一口。

父亲的工作是夏季繁忙，冬季则一般比较清闲。所以到了冬天，钓鱼就是他的头等大事。母亲总是说，到了冬天就很难在家里见到他，想见面就要去海边才行。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夸张，每天坚持钓鱼的父亲，看上去就像是真正的渔民了。原本健康的肤色已经被无情的海风吹得黝黑，原本挺直的背也因为久坐而变得有些佝偻，夏天时略显发福的

身材也早已消瘦了许多。然而最让我心疼的还是父亲的双手，记忆里那宽厚温暖的大手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干枯，布满细小的刮伤和勒痕，握上去也好像砂纸一样粗糙了。

有时候，我会忍不住生气地问他：“爸爸，既然钓鱼这么辛苦，你就不要去了，好好在家里看看电视喝喝茶多好。”而他总是笑着说：“不累，就又拎着东西出发了。直到后来，餐桌上时常出现美味的鱼，看着我和母亲吃得津津有味，父亲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这时我才明白，我和母亲都爱吃鱼，为了让我们吃到他亲手钓的鱼，父亲才如此辛苦。想到此处，突然觉得嘴里这满口生香的鲜鱼变得更加回味无穷，因为它还蕴含着父亲对我们满满的



【人物速写】

乡村环卫工

任允好

天黑下来了，我走出新楼区，突然见村东火花灿烂。“是小孩点的火吗？”我飞步几十米，看清了：一位老人用铤在扇火苗。他那么关注、执着。“允乐，还干这环卫工作吗？”“干！只要群众瞧得起，我干它一辈子。”

任允乐今年66岁了，干环卫工也有25年。他干集体活不藏奸躲懒。当生产队小队长，领着小队干重活。送粪大车笨冒鼓山尖，到2里地外的海北地，再从海北地北捎一车沙，返回东泊地压碱，来回不空车；秋收推玉米穗，用大麻袋装，一车足有五百斤，像小摩托一样跑在前。生产队烟台后，他承包土地。挤时间去烟台收破烂，带个包米饼子，中午到饭店买碗菜，一泡就吃了。几年来口挪肚省几万元，给儿子盖大瓦房结婚，风光光，众人夸；打发女儿了出嫁，办嫁妆，送彩电，邻村人传开了；村民自治后，村委重视环卫工作，挑选环卫工时，大家异口同声说，非允乐莫属！村委主任对他说：“允乐，分给你9个垃圾池，自装自卸垃圾，一天要走60多里路，年工资4500元，干不？”允乐笑呵呵地答：“干！钱多钱少我不在乎，只要全村人健康我就高兴，我的名子就叫任允乐。”

允乐自己买了三轮车，天不亮就上街吆号：“收垃圾啦，快出来倒！赶不上车就倒在池里，千万别倒在池外啊！”村民们听到他那大嗓门声，端盆提桶出来倒垃圾。车满了就往池里倒，池里堆山砌岭。

盛夏的垃圾池坏水果、烂菜叶，吸蝇引虫，密密匝匝。允乐用铁叉子一挑，“嗡嗡”的一声，碰头扑面，恶心煞人。允乐穿着高筒皮鞋说：“向我挑战，没门！”他带上口罩，三下五除二，就把车装得满满的拉走了；严冬，垃圾池里上了尖：虾皮蟹盖、海蛎子碴，还有破酒瓶等，腥气臭味顶鼻子。他不在乎，用铁撮，加手捡，往车上丢。有人说：“允乐啊，这样的脏活咱不伺候它！”允乐笑笑说：“这活总得有人干，为人民服务都是互相的！”二十五年来，允乐的形象，在村民的心里是高大的。

住上新楼了，垃圾仍然要有场倒，有人搬运出去。允乐依然主动挑起这担子。他对我说：“大哥，这活是脏点、苦点，可比人家航天员算什么？人家上月球，更苦，人家为国家争了大光，我为村争点光太少了。”

是啊，为了实现中国梦，人人都有工作，都有自己的目标。允乐当好“环卫工”也有个目标，他的核心价值也不少啊！他还在用铁撮打残火，偶尔用铁撮泥压火。从他的践行中，我看到了他那颗为人民服务闪亮的红心……

【光阴岁月】

带饭的日子

郝红梅

是人就得吃得喝得进食，打工仔也不能例外。这看似常理常识，有人却无知无视。多少打工的兄弟姐妹干活实心眼干，午饭闭眼瞎对付，到后来伤了肠胃病很难去。我也打工，可我没那么傻。现在的公司供午饭，两荤两素，馒头米饭任选，还有粥，偶尔能给个酸奶，饭菜质量说得过去。以前那几家厂子不行，吃饭没大有管的，即便管也是糊弄人。所以，我以前以带饭为主，这一旦吃上白食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，真怀念那些带饭的日子啊！

我家有点“外来文化”背景，曾经在东北生活过一个阶段，吃的用的多少与身边同事朋友有点差异。带饭时体现出来了。起初没地儿热饭，带饭只能凉吃，我就开始动心思。主食带发面饼，凉点也不伤胃。那会儿妈妈还在，她把蒸干粮面揪一块烙成金黄小饼。知我牙不大好，将发面饼切成骰子块，我用小叉子一插一块，好逮好逮！菜嘛，我爱吃妈妈做的炒酸菜。虽然没有在东北时那么够味，可经她片过的菜梆再细细切了，只加点油盐素炒出来，口感就是不一样。午饭时间，我夹点给左右姐妹尝尝，都说爽。不能热，我就以带炖菜为主，炆莴笋片、炆兰花菜、炆粉丝。我给明星做粉丝，自己还爱吃炆粉丝，就得意这口儿！

后来到一家单位终于可以热饭了。我带饭更积极：发面饼改做死面饼，骰子块改切面条，特意置办一不锈钢深钵子，烧水煮面条。这钵子就成了歌里唱的“筐”，随便我怎么装：煮鸡蛋来俩儿，烧肉来几片，小洋柿子来几个……暂时没人暗送秋“菠”，自己动手吧，谁让咱倾心各色小菜呢！还好，这些年忙里忙外，净瞎操心，我竟然没胖，每每对镜偷着乐。

差点忘了，我爱独处爱干净爱清静不假，总得点缀些什么吧，不然生活太过单调。我选择甜蜜，我这打工妹提的饭盒有三四个，其中必定有一个装的是水果。苹果削好切块带，西红柿找硬实的带，桔子剥皮分瓣带，香蕉自然是分段带喽。此时此刻，其实我最怀念的是妈妈，经历过太多不幸的她教会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记享受生活。

哪怕有一丝一毫美好的生活，都是值得人们怀念的。

【似水流年】

遥忆当年漫漫求学路

张同珍

1962年5月，我在平度五中初二上学，正在复习忙于升初三的关键时刻，突然接到家里的急信，说父亲病危。接到此信，升级考试也顾不上了，父亲要紧，生怕见不上最后一面，就急急忙忙往家赶。在外地工作的哥嫂们也都回了家。经大夫极力抢救，父亲终于转危为安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哥嫂们都一一返回外地工作岗位。可我升学考试已过，要上初三已经是无力回天了。

当初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社员，以我家为例，当时我家有父母、六哥和我共四口人，只有六哥参加劳动，父亲有病，我上学，生产队一个劳动日才二角钱。那时没有化肥，也没有农业机械，我们村属于涝洼地，春天干旱，秋天雨涝，粮食产量很低，年人均粮食只有80多斤，说吃糠咽菜并不为过。不但如此，每年我家还倒欠生产队一百多元钱。刚考上初中那阵，因为生活困难，家里连床像样的被子也没有，上学怎么办？三嫂家在青岛，父母没有工作，她有姊妹七个，生活也非常困难，他把家里最好的被子带给了我。三哥月工资不到40元，邮给我5元钱才交上了学费得以上学。当时上学要自带粮食，家里吃饭都成了问题，哪有粮食让你带到学校。我四哥在大连海运学院教学，经常要带学生实习；三哥在烟台地区粮食部门工作，三天两头下乡。嫂子们上班，孩子没人看。为了减轻家里吃饭困难，我母亲就去了大连、烟台，两地来回跑给他们看孩子。我父亲腿不好，又有严重的哮喘病，这些都顾不了了，还好我六哥在家参加生产劳动，多少还能照顾一些。

家里没有粮食可带，只好常往家跑带些菜团、咸菜。冬天还好，夏天菜团水分大，放两天就酸了，拉了老长的丝，虽然这样也舍不得丢，到食堂花二分钱蒸蒸吃也觉得挺香。我上初中二年，从来没有在学校食堂吃过一次炒菜，吃过一次馒头，看个别有钱的同学拿钱买炒菜、馒头，羡慕得要死。回家拿饭，要等到星期六下午上完二节课才能往家跑。那时我15岁，等下完二节课已经是下午四点多。冬天顶风冒雪，还要赤脚踏过有冰的白沙河，到家已经全黑了。最难的是夏天，走到一半路程，天也快黑了。回家8里路要过一段很长的两边长满玉米的小路，有人在那



里听到过狼嚎，我走过那里心里一直颤抖着，怕突然从玉米地里窜出几只狼。我独自一人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那就死定了。有一次回家，半路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被淋成了落汤鸡，等爬上离村一河之隔的白沙河堤，我傻眼了，白沙河正发大水，一里宽的河面，浪涛滚滚，被冲走的树木在河面上翻滚，夹杂着死猪羊、杂木，在我村东拐了个弯，向西南狂泻而去。河上没有桥，虽然我是村里同龄人游泳“高手”，也不敢贸然下水。我蜷着发抖的身子，听着咆哮的吼声，默默地望着河对岸我家大槐树的轮廓。等等啊，白沙河涨水快，退水也快，两小时左右，水有些退了，我便脱了衣裤，包在包袱里，斜跨在肩上下水了。水急浪大，漩涡一个接着一个。游到半路，连呛了两口水，拼死也要游过去。游到河边，已经是离村三里外的王格庄对岸了。庆幸的是我没淹死。上了河堤，我拧干了衣裤穿上，迈着疲惫的步子向村里走去。父亲见到我平安回来，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。他眼里含着泪，喃喃地说：“上学难啊……”

父亲在我回家之前，拖着病腿、忍着哮喘病推石磨，为我准备上学的食粮。我每次回家都把家里吃的扫荡一空，父亲、六哥

也就没什么可吃的了。每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就酸痛，就流泪。所以自父亲病危好转以后，我就坚决不再上学了，哪怕在农村修理一辈子地球也不后悔。二哥得知我不再上学的事后，特地回家做我的工作，还批评了我半天，为此我哭了一天，两天没吃饭。二哥、父亲终于妥协了。

1964年春，听同学说公社里要举办卫生学习班，考试合格后才能参加学习，主要学习中医基础，将来为各村筹备赤脚医生。我喜不自胜，终于能为父亲治病而努力了。报名考试的就有50多人，我经过充分复习准备，顺利考完了全部考卷。20天后，其他参加考试的人入学通知陆续发下来了，可我左等右等通知就是不来。难道我考得不好？经过细细打听得知，并不是我考得不好，也不是我家庭成份有问题，反而是我成绩好才取消我的学习资格！当时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考得好反而被取消资格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那年月，可能是极左思想作怪，怕知识越多越反动吧。

那年八月十五刚过，父亲的哮喘病严重发作，我始终也没得到学习中医的机会帮父亲减轻痛苦，他老人家终究斗不过病魔，弃世而去，这是我一辈子难以磨灭的痛苦和遗憾。

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，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，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，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，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，稿件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投稿热线：18653588630
投稿邮箱：xingzouyantai@126.com行走烟台QQ群号：227321056
投稿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
收邮编：264003